



海峡原创长篇精品

福建省作协长篇小说原创作品扶持项目

红 ★道

邱贵平
著

●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海峡文艺出版社



海峡原创长篇精品

红 ★道

邱贵平
著



●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海峡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道/邱贵平著. —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
2017.10

ISBN 978-7-5550-1283-2

I. ①红… II. ①邱…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27921 号

红道

邱贵平 著

责任编辑 任心宇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海峡文艺出版社

经 销 福建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14 层 邮编 350001

发 行 部 0591-83779150

印 刷 福建新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邮编 350011

厂 址 福州市福新中路 42 号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 270 千字

印 张 17.5

版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50-1283-2

定 价 4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鸣 谢

中共光泽县委宣传部 光泽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谨以此书献给光泽大洲国共谈判八十周年
暨闽北三年游击战胜利八十周年



红道——革命者永远的道路（代序）

陈进财

八十多年前，一部红色长篇小说的序言，已经在光泽这片红土地上书写。

地处中央苏区和赣东北苏区之间的光泽，其“门户”和“通道”作用不可低估。在两大苏区革命洪流的推动下，从最北面的司前干坑，到最西面的牛田、上观，苏维埃政权建设星火燎原，革命浪潮铺天盖地般席卷这座千年历史的闽赣边小县。

1932年10月至1933年10月，短短一年时间，光泽扫帚尾（今桃林村）就建立了第一个党支部，成立中共光泽县委、县苏维埃，召开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全县百分之八十五人口（五万）和百分之九十区域建立了十五个中共区委、区政府，并在县境内建立了全新的苏维埃县——东方县。至此，闽北苏区重要组成部分——光泽苏区，与中央苏区以及赣东北苏区融为一体，同呼吸共命运，同悲欢共离合。

烽火岁月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聂荣臻、方志敏、黄道等一大批中央苏区领导人和红军将领，亲手创建了光泽苏区，在光泽留下光辉足迹。光泽苏区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冲破黑暗专制、追求光明平等的气概，英勇斗争，前赴后继，坚持到最后胜利，迎来新中国诞生。十八年漫长时光里，无论巅峰还是低谷，即使在最危难的三年游击战和白色恐怖中，光泽革命斗争也没有停止过，真正做到了“红旗不倒，火种不灭”。

这是何等厚重的红色历史！

这是弥足珍贵的红色资源！

这是永不贬值的精神财富！

这是催人奋进的时代动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其中包含红色文化。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底色，在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圆“中国梦”的今天，红色文化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我们必须大力弘扬红色文化，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在光泽县文联的积极建议和策划下，光泽县委宣传部将光泽红色历史题材文学创作摆上工作日程，并给予大力支持。《红道》作为光泽和闽北首部红色题材长篇小说，由中国作协会员、风头正劲的光泽本土作家邱贵平先生执笔，2016年10月开始创作，2017年6月完成初稿。他以全新的视角，独特的叙述，灵动的语言，细腻的笔触，把光泽土地革命及三年游击战史诗般展现在读者面前。

《红道》的创作和出版，是光泽县委宣传部紧紧围绕中共中央文化战略部署，在光泽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对光泽红色历史和红色文化开展深入挖掘、保护、传承、弘扬的一项重要举措，旨在修好“红色家谱”、讲好“红色故事”、打造“红色典藏”，昭示于日月，教育于后人，为建设好生态、文明、进步、富强的新光泽，凝聚攻坚克难的强大精神力量。

2017年9月18日

（本文作者系中共光泽县委常委、宣传部长）

我既不走黄道也不走黑道，更不走白道，
我永远走红道，哪怕因此粉身碎骨。

——黄道

目 录

上 部

1. 炮弹的属性	1
2. 棺材的诉说	7
3. 牛田红军烈士碑	9
4. 花边的诉说	13
5. 牛田的传说	16
6. 拿牛田传说大做文章的黄道	19
7. 牛田开始红了	26
8. 天竺庙里的大人物	30
9. 孤儿的诉说	32
10. 陈经天抓了一个军官	37
11. 陈经天和蔡绳子受伤	41
12. 陈经天的绝活	44
13. 牛田和光泽的关系	51
14. 黄道“传道”	54
15. 龚财香被打了土豪	57
16. 龚财香和他的棍子	60
17. 左边路的家庭状况	65
18. 牛田的石头都是红的	71
19. 红军和牛田的红人	78
20. 识字牌	83
21. 龚财香又被打了一次土豪	87
22. 牛田村里的闽赣省	90
23. 左边路见到了周恩来和朱德	96
24. 聂荣臻脱险上观	102

25. 东方县及其主席	106
26. 牛田的石头变成了白色	113
27. 红军花的诉说	119

下 部

1. 黄道永别妻子	123
2. 再别大安	128
3. 黎振身“转身”	133
4. 道路前面还是道路	141
5. 剿灭“柴刀帮”	149
6. 干坑的盐巴	153
7. 再缴获点东西分给干坑人	158
8. 血干坑	165
9. 盘古庙里的争论	169
10. “水机关”的诉说	176
11. 文武斌打摆子	179
12. 干坑硬	184
13. 奇幻归队路	189
14. 诗情与狂欢	194
15. 吴先喜牺牲	205
16. 最困难时期	214
17. 与群众同穿一条裤子	219
18. “日记本启发”与“衬衫行动”	223
19. 谈判前夕	228
20. 大洲谈判	241
21. 左边路回家	250
22. 黄道回家	256
23. 黄道殉道	261
24. 作者的诉说	266

后记	271
----------	-----

上 部

上
部

1. 炮弹的属性

世纪之交的某年某月某夜，牛田村发生了一次大爆炸。这次大爆炸，本该在七十年前发生，鬼使神差，推迟了大半个世纪。

爆炸是因为盗墓引起的。有市场才有盗墓，古玩市场开放以来，时有盗墓发生，牛田也不例外，上山打猎砍柴的人，会看到抛弃的白骨。有个盗墓贼把黑手伸向红军墓。听说墓里埋的是位师长，这家伙就摩拳擦掌，寻思开了：师长可是个大官，肯定有货，比如花边（银圆）什么的。如果挖到“帆船三鸟”，那可发大了。“帆船三鸟”是花边中的极品，中华民国二十一年（1932）造，锯齿边，一面刻着孙中山头像，一面刻着一条帆船，帆船上头三只鸟，所以叫帆船三鸟，保守估计，至少十万元以上市价。即便只挖到“袁大头”，一枚也有好几万元。

1

这是个鬼迷心窍、不学无术的盗墓贼，稍微具备点历史常识，就不会去盗挖红军墓。红军将领个个清贫，别说战死仓促下葬，就是正常死亡，也不可能有陪葬品，哪来的花边？小学语文课本上方志敏的《清贫》写得很清楚：

我从事革命斗争，已经十余年了。在这长期的奋斗中，我一向是过着朴素的生活，从没有奢侈过。经手的款项，总在数百万元；但为革命而筹集的金钱，是一点一滴地用之于革命事业。这在国民党的大人物身上，颇似奇迹，或认为夸张；而矜持不苟，舍己为公，却是每个共产党员具备的美德。所以，如果有人问我身边有没有一些积蓄，那我可以告诉你一桩趣事：

就在我被俘的那一天——一个最不幸的日子，有两个国民党军的兵士，在树林中发现了，而且猜到我是谁人的时候，他们满肚子

热望在我身上搜出一千或八百大洋，或者搜出一些金镯金戒指一类的东西，发个意外之财。哪知道从我上身摸到下身，从袄领捏到袜底，除了一只时表和一支自来水笔之外，一个铜板都没有搜出。他们于是激怒起来了，猜疑我是把钱藏在那里，不肯拿出来。他们之中有一个左手拿着一个木柄榴弹，右手拉出榴弹中的引线，双脚拉开一步，做出要抛掷的姿势，用凶恶的眼光盯住我，威吓地吼道：

“赶快将钱拿出来，不然就是一炸弹，把你炸死去！”

“哼！你不要做出那难看的样子来吧！我确实一个铜板都没有；想从我这里发洋财，是想错了。”我微笑着淡淡地说。

“你骗谁！像你当大官的人会没有钱！”拿手榴弹的兵士坚决不相信。

“决不会没有钱的，一定是藏在那里，我是老出门的，骗不得我。”另一个兵士一面说，一面弓着背重来一次，将我的衣角裤裆仔细地捏，总企望着有新的发现。

“你们要相信我的话，不要瞎忙吧！我不比你们国民党当官，个个都有钱，我今天确实是一个铜板也没有，我们革命不是为着发财！”我再向他们解释。

等他们确知在我身上搜不出什么的时候，也就停手不搜了；又在我藏躲地方的周围，低头注目搜寻了一番，也毫无所得，他们是多么的失望啊！那个持弹欲放的兵士，也将拉着的引线仍旧塞进榴弹的木柄里，转过来抢夺我的表和水笔。后彼此说定表和笔卖出钱来平分，才算无话。他们用怀疑而又惊异的目光，对我自上而下地望了几遍，就同声命令地说：“走吧！”

是不是还要问问我家里有没有一些财产？请等一下，让我想一想，啊，记起来了，有的有的，但不算多。去年暑天我穿的几套旧的汗褂裤，与几双缝上底的线袜，已交给我的妻放在深山坞里保藏着——怕国民党军进攻时，被人抢了去，准备今年暑天拿出来再穿，那些就算是我唯一的财产了。但我说出那几件“传世宝”来，岂不要叫那些富翁们齿冷三天？！

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

地方！

1935年5月26日写于囚室

上
部

3

敢情盗墓贼是个文盲，没读过小学，或者读过早忘了。利欲熏心的人，除了钱财，对什么都是健忘的。

盗墓贼怎么也想不到，谁也想不到，红军师长墓里，竟然埋着一颗炸弹。朋友来了有好酒，敌人来了有猎枪，盗墓贼来了有炸弹。当镐头撞针般撞上泥里的炮弹时，轰的一声巨响，盗墓贼被炸得飞了起来，躯体四分五裂掉了下来，脑袋挂在树枝上，来不及闭上的眼睛，迷茫地望着这一切。

盗墓贼被炸得四分五裂，棺材却完好无损。难道这颗炮弹长了眼睛？难道这是一颗具有神性的炮弹，预见了这次盗墓，从而定向爆炸？岁月固然无敌，七十年的光阴，却损耗不了石头一条纹和大海一滴水，所谓海枯石烂，其耗费的光阴，是要以亿万年为单位的。但是，七十年对一颗埋在泥土里的炮弹来说，够漫长了。牛田雨水充沛，土壤酸碱度高，再好的钢材，也经不起这么长时间的腐蚀。何况七十年前的钢材和炮弹，即使由美日发达国家生产制造，质量也不高。若是国产的，质量更不高。实际上，这颗炸弹，正是国民党制造的，没有烂掉不算奇迹，令人啧啧叹奇的，是锈成一团铁疙瘩、蚀得风烛残年的它，居然能够发出如此惊天动地的爆炸，以至于睡梦中的牛田人，以为地球爆炸了。

战争题材文学作品里，时常出现这样的句子：“一颗罪恶的子弹，夺走他年轻的生命。”“一颗正义的子弹，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这颗子弹，在作者心目中，是有属性的，当它射向敌人、恶人、罪人时，是正义的，当它射向好人、善人、自己人时，是邪恶的。

这是一颗特殊的炮弹，不是装在炮膛里，由炮手从炮管射出来的，而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为了叙述方便，且给这颗炮弹起一个名字，就叫红弹吧，虽然它不是红色的，虽然世上从来没有红色的炮弹。

牛田稻田一片金黄，一阵风吹过，沉甸甸的稻穗摇头晃脑，舞蹈着丰收的喜悦，传播着丰收的气息。白云朵朵的蓝天，翱翔着老鹰、白鹭、长尾巴鸟、麻雀、喜鹊，还有乌鸦，它们的翅膀稻浪般起伏，它们的尖喙镰刀般锋利。

人们弓着腰撅着屁股，在稻田里挥汗如雨寸步向前。锋利的镰刀，“唰唰唰”，痛快淋漓地腰斩着稻禾。有人将割倒的稻禾，双手抓一大把，紧握根部，将稻穗朝一个四方形敞口、成人腰高的木柜内壁，奋力抽打着，发出“砰砰砰”的响声。这玩意叫禾斗，就是人工脱粒机。稻穗在与壁板撞击过程中，纷纷脱落。

突然有人扔下镰刀，捂着手指尖叫起来，深红的血液，从沾着泥土的指间溢出。他的手指，不小心被镰刀割破了。新手割禾割破手，就像娃娃走路跌倒，正常。这个新手，不是牛田人，是外地人，来自遥远的外地。他的家乡，不产稻米只产玉米。由于营养极度不良，十五六岁的他，看上去十一二岁的样子，个头矮小，穿着不合身的军装。军装是灰色的，领口一左一右缀着两块二指宽的红布。搭在稻穗上的帽子，也是灰色的，八个角，帽额正中绣着一颗红五星。

他是个未成年的红军，俗称红小鬼。田里有不少割禾的红军，他们的枪支和梭镖，支在身后收割过的田野，朝天的枪管和梭镖头上，驻足着一只蜻蜓或者蝴蝶。

一个上了年纪的农民闻声走到红小鬼跟前，大声道，快脱裤子。红小鬼吃惊地看着他，大伯，脱裤子干吗？农民说，撒尿，尿撒到伤口上消炎，不然会鼓脓。红小鬼还在犹豫，农民伸手扯他裤子，毛没长全，害什么羞？快脱。红小鬼后退几步，紧紧攥着裤带，朝前面喊了声“报告师长”。

低头割稻的师长没听见，红小鬼往前紧跑几步，“啪”地一并脚跟，举起右手，对着师长的后背，行了个军礼：“报告师长，有情况！”红小鬼本来右手攥着裤带，敬礼的时候，不得不腾出右手，换左手紧攥裤带，好像一松手，裤子就会掉下来。宁愿鲜血染到裤子上，他也不愿意松手。

一听有情况，师长灵敏得像头猎豹，转身的同时，随身携带的手枪已经握在手里：“什么情况？”红小鬼再次用右手攥紧裤带，抬起鲜血淋漓的左手，指了指那个步步靠近的农民：“他要脱我的裤子。”师长一看并非敌情，连忙收起手枪：“他为什么要脱你裤子？”农民抢先回答：“长官，他的手指被镰刀割破了，我让他脱裤子撒尿消炎，他不好意思呢。”

师长哈哈大笑：“老乡，别叫我长官，我和你一样，也是个穷人，当红军之前，我穷得连裤子都穿不上。”农民说：“不叫你长官，叫什么？”师长

说：“叫我同志吧。”农民说：“桶子？什么桶，木桶还是竹桶，尿桶还是水桶？”师长说：“不是木桶竹桶，也不是尿桶水桶，是相同的同，志向的志。”

农民一脸茫然，不知所云。

师长倒有耐心，拿起镰刀，蹲下，在地上画出碗大的“同志”：“老乡，你看，门里一张嘴，有话在家里说，说明我们是一家人；志，上面一个土下面一颗心，是心之所向。”农民挠了挠后脑勺：“我不识字。”师长站起身，拍了拍农民的肩膀：“老乡，不识字不要紧，道理是简单明白的，我们的心之所向，就是打土豪分田地，让穷人翻身得解放做主人，有田种有饭吃有衣穿，再没有人敢欺负穷人。”

农民似懂非懂：“你讲了半天，我还是弄不懂桶子是怎么回事，叫着也拗口，这样吧，我也跟他一样，叫你师长行不行？”农民说到“我也跟他一样”时，指了指右手依然攥着裤带的红小鬼。

师长愣了一下，随即笑道：“也行，反正不管叫同志还是师长，我们都是一家人。”农民说：“那是那是，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师长说：“这就对头了嘛，同志就是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农民说：“师长，我去割禾了，你叫他赶紧撒尿，天气这么热，伤口很容易发炎的，发炎就麻烦了。撒上尿就没事了，这个土办法很管用的。”

师长谢过农民，对红小鬼说：“快撒尿！”红小鬼还在扭捏，师长期起脸：“快撒，这是命令！”一听说是命令，红小鬼又“啪”地行了一个军礼：“是！”转身走进未收割的稻丛，左右前后瞄了几眼，才解开皮带。

刚解开皮带，头顶传来巨大的轰鸣，空气微微震颤，不好，敌机来了。牛田顿时大乱，天上飞鸟惊弓，云朵迅速飘向远方，地上鸡飞狗跳、牛奔豕突，村民慌忙躲藏，稻子也吓得倒伏在地。红军连忙指挥大家趴下隐蔽。红小鬼顾不上撒尿，系上裤带，飞也似的奔向师长。

是国民党飞机，机身上的青天白日标志清晰可见。这是今年敌机第六次飞到牛田上空侦察，前五次，三次投弹，两次未投弹。三次投弹中，炸毁桥梁一座，炸死牛马各一头，幸无房屋被毁和人员伤亡。其中有颗炸弹，没有爆炸。这颗炸弹，就是红弹。

红弹落在稻田旁边一座小山坡上，小山坡上有个废弃的地瓜窖。地瓜

窖横着向山体掘进，窖口已经塌陷，积着一大堆松软的黄泥。红弹好像长了眼睛，不偏不倚，正好落在这堆黄泥上。巨大的坠力，使它钻进泥堆，把自己埋葬。

红弹是敌机第二次飞临牛田上空扔下的，那是初夏的一天，风和日丽。那么美好的天气，应该下鸡蛋才对，却下了几颗铁蛋。次日，牛田一连下了三天三夜大雨，山洪暴发，地瓜窖再次塌方，红弹埋得更深了，谁也没有发现它。

红小鬼冲向一丈之遥的师长之际，师长正挥舞着胳膊叫喊着，指挥大家趴下隐蔽。一颗炸弹从飞机肚子落下，这是一颗罪恶无比的炸弹，在师长和红小鬼之间爆炸，将他们炸得分崩离析。他们是这次空袭中，唯一被炸死的红军，也是牛田遭受的九次空袭中，唯一被炸死的人。

红小鬼是师长的警卫员。师长很年轻，三十来岁，长着一张娃娃脸，人们都叫他娃娃师长，姓名不得而知。红军和村民，从地主家抬来一副棺材，将师长和警卫员破碎的尸体，收敛放进棺材，草草葬在旁边的小山坡上，也就是地瓜窖旁边，或者说红弹旁边，来不及竖墓碑，匆匆撤离牛田。

那阵子，红军季风一般，来了去去了来。牛田人对红军还不甚了解，心扉还没有完全向红军敞开。

盗墓贼经过踩点勘探，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下手了，没挖多久，挖到那颗红弹，以为是挡道的石头，用力一镐，红弹爆炸，将他炸得支离破碎。

据说，盗墓贼是江西黎川县湖坊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闽赣省委曾设在湖坊。盗墓贼是湖坊某土豪后代，祖上当年被红军打了土豪。他盗挖红军墓却不是为了报仇，而是为了暴富。他的眼里和心里，只有贵重金属和珍稀陶瓷，说透了，就一个字：钱。

红弹是白军造的，白军投的，当时没有爆炸，等到若干年为了保护红军墓而爆炸，看来这是一颗有良知和预见性的炸弹。总而言之，是颗弃暗投明的正义的炸弹。

爆炸发生后，当地政府和人民，修建了牛田红军纪念碑，将无名师长和警卫员的遗骨，迁移安葬在纪念碑下。

2. 棺材的诉说

我就是那副盛殓师长和警卫员的棺材。

平心而论，我可真是一副好棺材啊。我的主人姓陈，叫显发，是个地主。陈显发这个家伙，人不算太坏，但是极度抠门，抠门到何种程度？

一般人抠门，主要从嘴上和身上抠，陈显发不仅从嘴上和身上抠，还从屁股上抠。人在家外头，有了屎尿硬憋着，以亡命速度跑回家，屙进自家茅坑，憋死肥水也不流外人田。

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陈显发视财如命，视屎如金。对于他的做法，有人高山仰止，有人嗤之以鼻。高山仰止也好，嗤之以鼻也罢，有一点不容置疑，对屎高度重视的陈显发，田一直种得最好，稻谷产量始终最高。青黄不接之际，别人等米下锅，他却有米可借。

陈显发借米，用竹制的量米筒盛米时，米与筒口持平，借米人还米的时候，米却高出筒口许多，这就是剥削了。陈显发米再多，也不白送。陈显发不做慈善，有借有还再借不难。不还而且不多还的话，就是饿死，再也借不到一粒米。这就是陈显发为富不仁了。

陈显发家里没有固定长工。一是不想雇，农忙季节实在忙不过来，才雇一两个月工和短工；二是雇不到，他那么抠门，老是拖欠工钱，不是迫不得已，谁愿意到他家打长工？

扯远了，有点离题了，言归正传。陈显发那么抠门，对我倒是大方，舍得花钱。陈显发五十岁那年，置办了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是士大夫的梦想和追求。小老百姓的梦想和追求，不外乎赚银子、娶妻子、生孩子、盖房子，再置办一副寿橱子（棺材）。银子、妻子、孩子、房子带不走，顶多用个大半辈子，寿橱子是唯一可以带走的固定资产，使用年限远远超过活着的时候。

制造我的原料，乃伐自深山老林的百年老杉。那可真是参天大树，抬头多望一会儿，脖子就酸了。树干粗似水牛腰，锯出的板块三四尺宽，棺材板根本不用拼接，因为太宽反要削掉一些。棺材盖头上翘起的弧形，也是杉木兜天然形成的。

我被方圆三十里最好的木匠制造出来后，陈显发又请来方圆三十里最

好的油漆师，用桐油老漆，将我刷得浑身漆黑，苍蝇、蚂蚁和蟑螂都站不住脚。每年夏秋时节有那么几天，我身体下面时常躺着摔死摔昏的蟑螂。为了防潮，陈显发用高脚板凳将我架离地面三尺；为了防尘，陈显发还在我身上盖了两张篾席。每到夏秋时节，陈显发都选一个黄道吉日，掀掉篾席，用抹布将我浑身上下抹个遍，让我透上三五天的气，重新盖上晒干的清新的篾席。那些以为有机可乘的蟑螂，就是在这几天摔死摔昏的。

每隔三年，陈显发总要请来油漆师，给我刷一道新漆。每次请油漆师傅的时候，不但要给不菲的工钱，还要好酒好肉好吃好喝侍奉着。师傅来的时候，打一次糍粑；走的时候，再打一次糍粑。每天下午还要做点心。陈显发甚至亲自给油漆师傅端洗脸水和洗脚水，对木匠师傅也是这样，生怕怠慢他们。据说，怠慢了他们，在棺材上做个手脚或者念道咒语，下辈子和后人便不得安宁。水平高、名气大的木匠和油漆师傅，都懂得一点法术，得罪不起。

有些穷人，穷其一生，置办不起一副棺材，有的虽然置办了，却刷不起油漆，刷得起的，顶多刷一道，不可能像陈显发那样，刷了一道又一道。没有刷油漆的棺材，叫白棺材。据说睡白棺材的人，下辈子难得翻身。唉，要这么说，那些草席篾席破布裹尸的人，岂不永世不得翻身？其实呢，人有没有来生，我也弄不清楚。不管有没有来生，关键是要过好今生，穷人今生想要翻身，穷人的后代想要过好今生，在我所处的那个时代，只能跟着共产党、红军闹革命。

我被用来盛殓红军师长和警卫员前一年，刚刷了新漆。这时候，我身上的油漆，已经厚如老妓女脸上的脂粉了。年轻的师长和警卫员死得虽惨，能够躺在我怀里，进入大地母亲的子宫，算有福气了。当然，能够盛殓英勇的红军师长和警卫员，也是我的福气，比将来盛殓陈显发强多了。

司马迁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那么，我是不是也可以这样说，棺材固有一用，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能够用在红军身上，我觉得自己用得比泰山还重。还有两句诗，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能够盛殓忠骨，那也是我的造化啊。

我被抬出陈显发家的时候，陈显发的脸，黑得跟我身上的漆一样，可